

亲人的相守

李 晓

今年春节前后,我80岁的父亲,一连住了半个多月院。父亲在75岁以前,没进过一次医院,迈过了75岁这道槛,疾病就汹涌着朝我父亲扑来了。因为严重的痛风,还伴有高血压、糖尿病,即使在家,他也是靠扶着墙角蜗牛一样缓缓蠕动着。3年前,父亲一年之中接连住了8个月院,那年最后一次从医院回家,我见父亲一把抱住家里房门,老泪簌簌而落,他喃喃道:“还是家里好啊。”进门第一件事,父亲便吩咐母亲去老泡菜坛子里抓把泡菜出来,他想就着泡菜喝一碗家里炉子上熬出的小米粥。

而今的日子,母亲时时刻刻伴随着父亲。楼上患病的赵老头儿,胃口却不错,

可以吃上一大碗饺子。可有天上午,等老伴儿出门买饺子皮回家,发现赵老头儿从沙发上一头溜下来,脑溢血发作,再也没醒来了。母亲为此总结说,得老老实实把我父亲看住。即使出门买菜,我妈也是飞快地迈动小脚。父亲和母亲,就这样常常坐在屋子里,听厨房砂锅上咕嘟咕嘟炖汤的声音。以前我睡觉前,总有关掉手机的习惯,而今我夜里也开着手机,有时深夜醒来,也要在一丝丝不安的焦灼中,看一眼手机上有没有未接电话。我当然不希望这个心惊肉跳的电话响起,但我明白,电话的两头,是心与心的血脉相连。

病痛中的父亲上卫生间都很困难,母亲在卧室里为他准备了一个痰盂,父亲的大小便差不多就在那里进行。有天,父亲的步伐慢了,他又不想麻烦我母亲,大便

就哗啦啦拉进裤子里。那次恰好我也在,在儿子面前丧失了尊严的父亲,黯然垂下头,呜咽出声。

那天,我忍不住轻声安慰父亲:“爸啊,没啥没啥,人患病了,是要靠人帮助才行。”父亲摇摇头说:“我确实也不晓得,这个病把我拖成这个样子。”父亲又拉过我的手,语气诚恳地说:“你得给我向你妈转达,我谢谢她,她为我辛苦了!”我转身走向厨房,向母亲表达了父亲的感谢,母亲怔了怔:“这个老头儿真有病啊,一家人说这些客气话干啥呢。”

父亲和母亲,70岁以前,常常要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来吵去,有次为母亲在汤里多放了一勺盐,脾气暴躁的父亲居然做出了一个跳楼的姿势,把我母亲吓得双腿瘫软。我们老家有一句话说,少是夫妻老是

伴儿,在父亲母亲的晚年岁月,这句老话得到了最好诠释。早在3年前,我以为父亲那一场大病就撑不过去了,给他买了墓地。父亲知道后,态度坚决地要求,得把我母亲的墓和他的放在一起。等父亲从医院出来后,我陪着他与母亲去买好的墓地看看,父亲爽朗地笑了,他转头问我母亲:“我们死了还在一起,你没意见吧?”母亲说:“我有啥子意见嘛,还不是听你的。”

前几天去朋友老刘家,老刘的父亲因为一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,躺在床上有6年多了,请了一个护理的保姆,靠鼻饲喂流食,87岁的老头子居然面色红润。老刘说,病魔待父亲是残酷了一些,但每次回家还能看上一眼父亲,他心里也会好受一些。老刘还说,感觉父亲还是家里一棵顽强挺立的老树。今年春节,儿孙们回家,一声声亲热地喊着“曾祖父、爷爷、外公”时,虽然老头子没啥反应,但那一幕情景,让节日里的家,依然暖流漫溢。

疾病之中的亲人,病树前头万木春,这春意来自相守陪伴的不离不弃,来自一生一世的血脉相亲。

相约“啃春”

钱国宏

在东北,春季到来时人们都喜欢“啃春”:吃春季新发的各种蔬菜、野菜。既为防病健身,又有迎春纳春之意,同时又取古人“咬得草根断,则百事可做”之意。

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”春天离不开韭菜,韭菜以春韭为最佳。春天吃韭菜盒子成为东北人“啃春”的首选。

包韭菜盒子是北方妇女的拿手厨艺,把韭菜切碎后掺入虾皮、鸡蛋等做馅,包成半月形的盒子,然后下油锅烙,待两面金黄时出锅。巧手的主妇们常常在韭菜盒子的边沿捏出水波浪来,烙熟就像黄金盏一样让人不忍下箸。北方人吃韭菜盒子讲究趁热,抱着碗守在锅边,边烙边吃,吃时蘸点酱油——盒子表面的热油正滋滋响的当口,已然进入齿间咀嚼了!韭菜盒子又鲜又香,常常让人吃得热汗淋漓。

有道是春雨贵如油。一场春雨过后,郊外便是一片绿色。各种野菜蓄积了一冬的营养,成为绿色补品。春天的蔬菜承天地之灵气,裹挟着冬的气息,散发着春的味道,吃起来开胃败火。既可蘸酱生吃,亦可做馅包成饺子吃。子曰:“不时,不食。”意即非时令的菜蔬不宜吃,所以民间常把时令菜誉为“运气菜”——逢时吃菜,吃的不仅仅是菜的营养,还拥有了运气。野菜馅饺子的馅是用时令野菜做的,自然就带有运气了。最好是冒着蒙蒙细雨,到大地里剜些刚刚长出嫩芽的野菜。洗净,剁碎,拌成馅,包饺子。野菜馅饺子讲究皮薄馅大,煮熟后捞在盘子里,几乎能隔着饺子皮看到里面黝绿的馅!吃时佐以蒜酱,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香椿芽是北方人“啃春”无法忽略的一道“野味”——春暖花开之际,香椿枝头绽开了朵朵紫油油的嫩芽,“香椿香椿生无花,叶娇枝嫩成权枢”。“啃春”的人将这嫩芽小心翼翼地摘下来,洗净晾干,可以做成多种佳肴:香椿炒鸡蛋、干炸香椿鱼、腌香椿、香椿什锦炒等。每道菜都让人齿颊留香,食后不忘。

“春时小炒”也是“啃春”必吃的。这道菜似乎是一场春天的盛会,青韭、菠菜、豆苗、蒜苗、胡萝卜、肉丝、豆芽、粉丝等炒在一起,既让人赏心悦目,又使人胃口大开。当然,品尝“春时小炒”的美妙时刻,是不能少了鲜汤的:熬上一锅热气腾腾、香味钻鼻的鸡汤或骨头汤,未及下肚,已经觉得整个春天都在肚腹里萌生、绽放了……



沙 金 摄

打 捞

张声仁

狂风怒号的雨夜
满载希望的船
在这里倾覆
一支孤零零的竹篙
在礁石旁
默默地守候

春天来了
这生机无限的柳丝
垂下去
能否打捞出
失落的梦

楼顶的月光

疏泽民

儿子在千里之外的西部城市读大学、读研,毕业后应聘到当地一家中美合资企业。

刚开始找工作时,我让他回本省,离家近,但儿子却不,说你们的手伸得太长,这也管那也管,现在巴不得离家越远越好,图个清静与自在。我听了,既欣慰又心疼。欣慰的是儿子找工作不用我操心,但儿大翅膀硬,远在千里,爱莫能助呀。

儿子在单位附近与别人合租了一套房子,每个月房租就花去工资的四分之一。因为是独生子女,考大学之前从未让他干过家务活,现在走向社会,得自己

动手洗衣做饭炒菜换灯泡修插座。儿子在电话中求教,我趁热打铁,让他辞职,回到家乡省会城市。儿子回得很干脆:“这儿挺好的呀,干嘛要回去?”“回来我教你怎么做饭怎么修电器啊。”儿子嘿嘿一笑:“得了吧,在家读书那些年,我想学,你偏不教,怎么,现在大脑开窍了?”

儿子一番话,羞得我无地自容。激将法一旦被识破,再使不灵。儿子与我电话交流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我也在反思:孩子在身边时,除了读书,其他事情约束太多,管得太严,该玩的没玩痛快,该学的没有学会,导致上高中、上大学以后变得叛逆和逃离。我知道好男儿应该志在四方,但是孩子对父母避而远之,显然是家庭教育的失败。

这又怪谁呢?

一年后,儿子的电话渐渐多起来,所谈的多是“加班”“熬夜”之类,三言两语,说完就挂断。我想,他一个人在远方的城市打拼,享受了清静与自由,也感受到寂寞和孤单了吧。

元宵之夜,我给已经回驻地上班的儿子打个电话。儿子说他在合租房里煮元宵,合租的室友过年还没有回来,屋子里就他一个人,不受打扰,真好。

晚上十点多,儿子打来电话。他说他一个人在二十八楼的楼顶上赏月,第一次看到月亮这么大这么圆,第一次看到月光这么皎洁这么朦胧。

我说,想家了吧,想家就回来找工作。儿子坚定地回答:是你想多了。